

## 編 者 說 明

《历史的見證》已經出版了第一、二兩集，从這一集起，我們開始選用書中文章的題目作書名。

## 編者的話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許多老工人除了用切身經歷控訴旧社会的罪恶以外，并指出或拿出了許多实物作为证据，深刻地揭露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給劳动人民造成的苦难。这些证据有的是留存下来的历史遗迹，有的是个人保存下来有紀念意义的物品，有的是直接刻印在劳动人民身上的伤痕。每一件证据，都是由血和泪的史实凝結而成的。这些证据，是老一代劳动者回忆过去苦难生活的备忘录，是青年一代認識旧社会的教科书。

在我們的社会主义祖国，人压迫人、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成为过去。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貫穿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这种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下，我們必須反复地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重新教育我們的工人、农民、干部和一切劳动者，既教育青年一代，也教育老一代。在进行这一教育当中，上述那些反映阶级压迫、阶级剝削的实物，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这些实物，注意进行发掘，并进行必要的整理，将它們保存下来，

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通过这些实物，可以帮助老一代的劳动者更好地回忆过去，永远不忘过去，永远不忘阶级斗争；也可以帮助“喝甜水长大的”青年一代进一步深刻认识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苦难经历，进一步激起对旧社会的痛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更加懂得珍视我们的革命果实。只要我们把这种革命传统教育和革命前途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就会使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永远是彻底革命的、蓬勃向上的，而这种精神的力量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我们的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迅猛前进，并且为更好地担负起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而奋斗。

正是为了这样的目的，我们收集了一部分这样的证据，编辑了《历史的见证》这一小册子。我们的编辑写作要求是这样的：第一，每一件实物，都有真实的历史材料作为依据；第二，这个历史材料能够典型地说明剥削阶级的罪恶和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苦难；第三，把每一件证据拍成图片，配以生动简明的文字叙述，说明当时当地的真实情景。这件工作，我们准备继续做下去，因此我们热切地希望这本小册子的读者同志，能够及时地把你们收存的实物，了解的历史事实或线索提供给我们；并且对这种小册子的编辑和写作，提出宝贵的批评和建议。

1984年1月

统一书号：T7072·387  
定 价：0.12 元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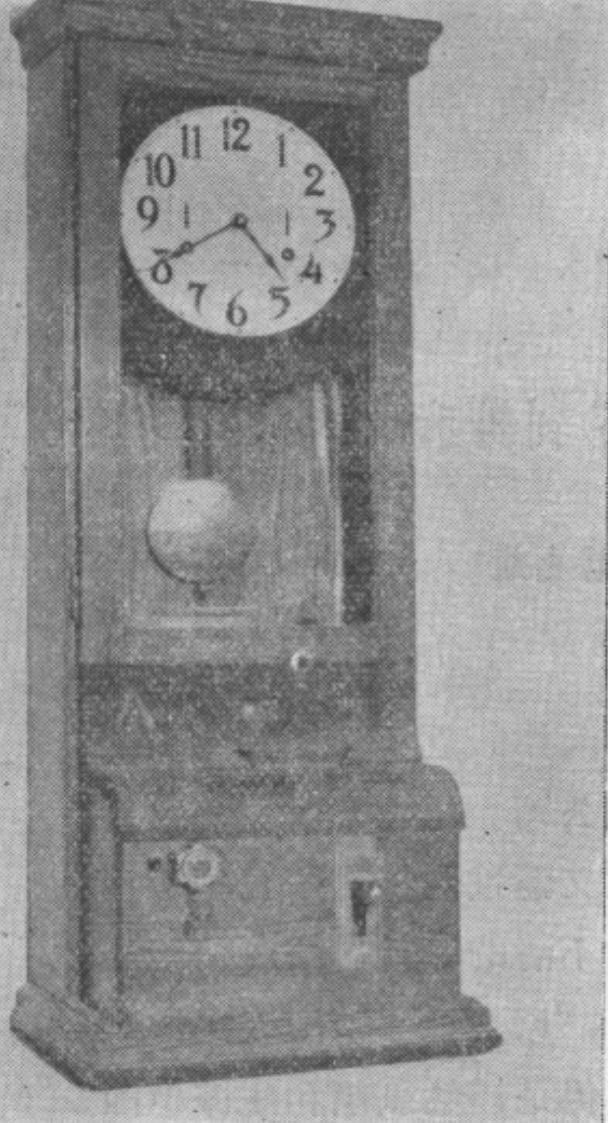
管人的机器——签到钟和更表	天津石油站編史組(1)
沾滿血泪的“小孩儿牌”	中共天津卷烟厂委员会宣傳部(5)
《劳方就是資方》是什么玩艺儿? ······	史 博(10)
侮辱工人的“性格觀察表” ······	王玉春(15)
一張“牵牛售貨单” ······	史 博(18)
滿紙辛酸的保单·····	赵明孝(21)
出师难 ······	魏 菜(24)
折磨工人的“閻王殿”	
·····	天津三条石厂史编写組(27)
毒辣的精神奴役 ······	天津三条石厂史编写組(31)
看，这是什么样的劳动条件	
·····	天津利生体育用品厂編史組(35)
搬运工人苦难的过去 ······	李宝剛(38)

# 管人的机器——簽到鐘和更表

天津石油站編史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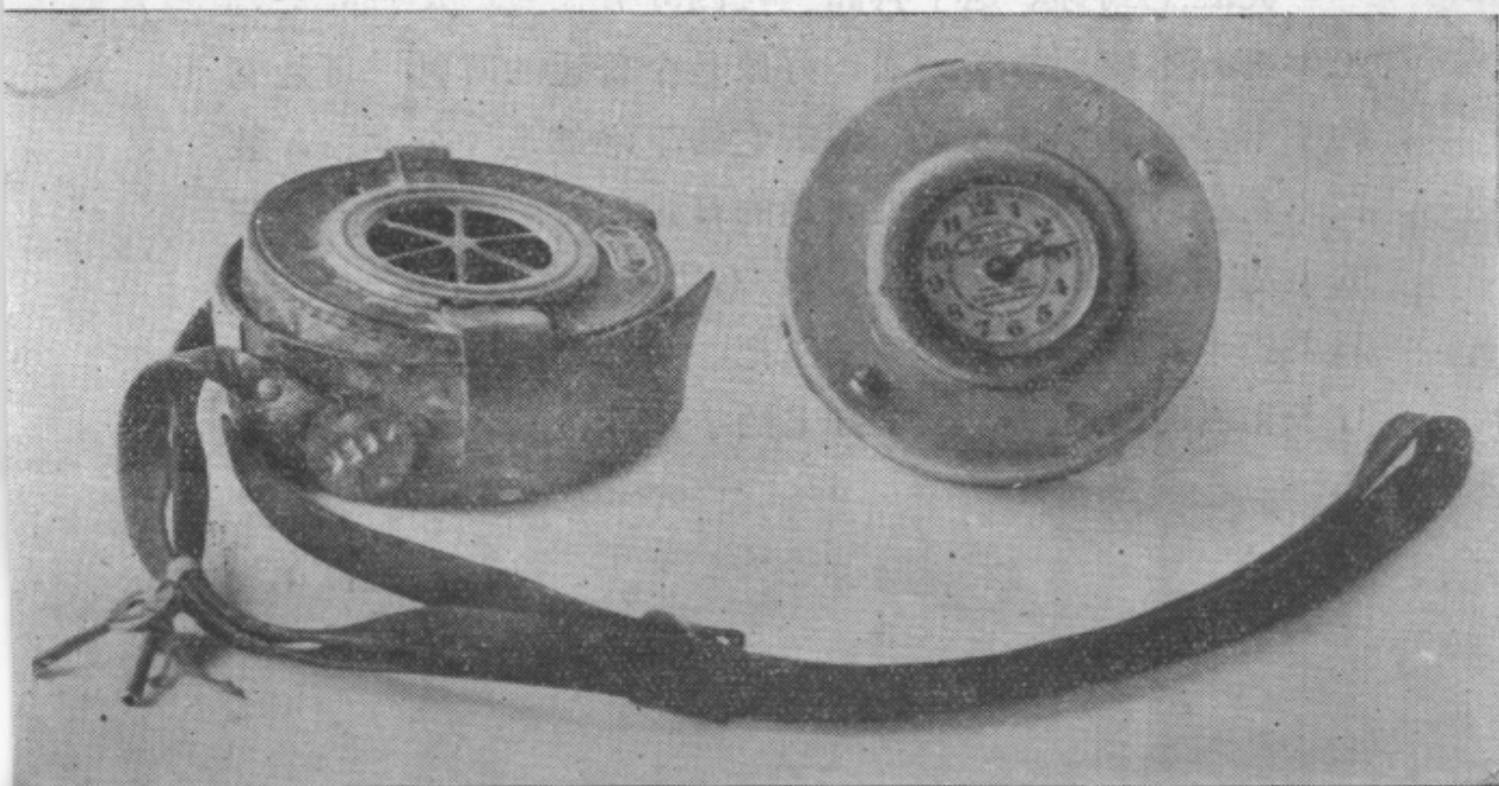
一九一九年，美帝国主义在天津設立了一个銷售石油的企业，这就是天津德士古煤油公司。从这个公司成立到天津解放的三十年間，美帝国主义通过它掠夺了我国数不清的財富，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随着天津的解放，美帝国主义被我們赶跑了，原来掠夺中国人民的企业和洋行已經变为人民的企业。但是，它剝削和压榨中国工人的一些实物，还有一些被保留下來，成为它們所犯罪行的見证。天津德士古煤油公司的管人机器——簽到鐘和更表，就是其中的两种。

先說簽到鐘。这个鐘高三尺四寸五，寬一尺一寸一，上半部並不特別，乍一看，好像是个普通的时钟；可是它的下半部就見不得人了。原来它的下半部是一个木箱，裝在木箱里的是一套能打出准确的日期和時間的机器。木箱的上边有个能塞进卡片的插孔，右边有个能往下按的压把。只要把卡片放入插孔，一按压把，卡片上就打上了当天的日子和当时的时间，上午打上的字是紅色的，下午是藍色的。



解放前美帝国主义用来控制工人上下班时间的签到钟。

更表。



当时，签到钟是放在离厂门最近的一间屋子里，工人上下班都要先到那里去，在凶狠的工头的监视下，排好队顺着只能通过一个人的栏杆，取出工卡放入插孔，打上时间。上班不打，算旷工，下班不打，算早退。算早退，不光这一天等于白干，而且还有被开除的可能；算迟到，就要扣工资。厂里人那么多，开门的时间又晚，工人怕签不上到，不管刮风下雨和严寒酷暑，都得老早就在厂门口等候。就是这样，所有的工人都让签到钟闹得被扣过工资。因为人多，签到钟只有一个，许多人来的虽然很早，但排队打号的时间一长，就非迟到不可。

除了签到钟，美国资本家还专门给油库守护工人预备了一种特制的钟表，这就是更表。更表外形像怀表，但它又厚又大，还特别重，装在一个为它特制的皮挎包里。每当守护工人上工巡逻之前，监工的就用钥匙打开后盖，放进一张带格划道的圆纸盘，扣上盖再交给守护工人。

守护工人背上更表以后，必须按美国资本家规定的巡逻路线片刻不停地转，在整条巡逻路线的十个地点，设置有铁钥匙盒，里边装着拴在铁链子上的钥匙。守护工人走到每个有钥匙盒的地方，都要取出钥匙，插进更表的一个孔中拧一下。在长长的巡逻时间里，守护工人要不停地转，不停地取出钥匙拧。更表里的圆纸盘，是跟着表转的，每用钥匙拧一下，更表里的纸盘上就截上一个记号。巡逻完毕，监工的就取出纸盘进行检查，看守护工人是不是按规定时间到了每个巡逻点（设置铁钥匙盒的地方），是不是

走够了規定的圈数。如果沒按他們的規定去作，輕的被斥罵或扣工資，重的就要被开除。

簽到鐘和更表清楚地告訴我們，美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工人的剥削是多么残酷！他們除了使用狗腿子監督工人的劳动，千方百計地克扣工人的工資以外，还使用钟表对工人进行监视，来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并进一步野蛮地从工人身上榨油，它們恨不得让工人也变成机器，来滿足他們罪惡的貪欲。

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两个管人的“机器”的时候，要牢牢记住美帝国主义分子犯下的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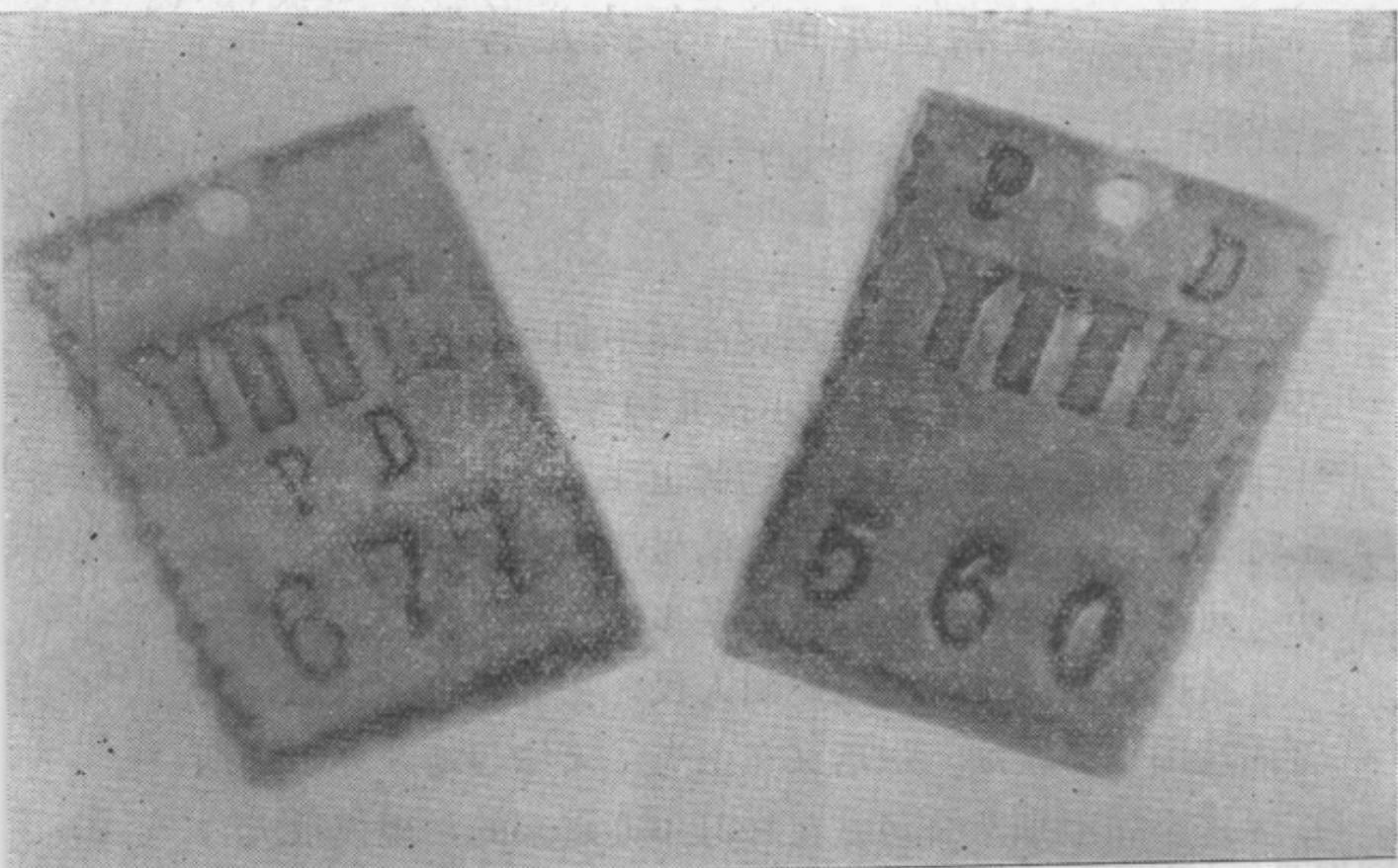
## 沾滿血泪的“小孩儿牌”

中共天津卷烟厂委员会宣传部

这两块銅牌子是原天津英商顧中烟草公司的童工工牌，当时工人都把它叫作“小孩儿牌”。童工凭着它进厂門上工，到了車間把它挂到出勤牌上才算出了工。牌上是没有姓名的，童工的姓名被牌上的号码代替了。这块牌子虽小，可是它上面沾着的血泪却是多得数不尽的。

英國資本家为了剥削中国人民，在五六十年以前，大量向我国出口紙烟，以后又在上海、天津等地开办了紙烟厂。这个顧中烟草公司是在1921年办起来的，規模很大，經常直接剥削着几千名中国工人，其中有很多是童工。在这里，我們就来讲讲童工受剥削、受压迫的情况。

那时候，誰要是路过顧中烟草公司，都会感到嗆得要命，更不要說在里边干活的工人了。英國資本家不肯花錢給工人安装防护设备，車間里烏烟瘴气，簡直能嗆死人。在这种烏烟瘴气的环境里，童工和成年工人一样，一天得干十三四个钟头。早上六点钟，厂里的大汽笛一响，就开工了，一直到晚八点才下工，下工后还得排着队等着搜完腰，才能拖着累得半死的身子，搖搖晃晃地回家。



沾滿童工血淚的童工工牌。

顧中烟草公司使用了大量的童工。英國資本家為什麼這麼“喜歡”用童工呢？因為英國資本家可以逼迫童工干跟成年工人一樣的活，但是只給相當於成年工人一半的工資。那時候的童工一般的都是十二三歲或十四五歲的，可是，在吃人肉喝人血的英國資本家的工廠里，有很多十八九歲，甚至二十幾歲的工人，仍然算是童工，按童工給工資。老工人楊瑞林十八歲進顧中時還算是童工，直到二十三歲還拿着“小孩兒牌”，掙童工的工錢。童工拿的工錢很少，剛够自己吃飯餓不死，可是受的氣却多的說不完。

英國資本家給童工訂的“規矩”特別多，犯了“規矩”，輕的被打罵一頓，重的被收回“小孩兒牌”開除。先說喝水吧！長時間的勞累，加上烟末的熏嗆，哪能不喝口水呢？可是英國資本家和監工們是不准喝水的。有個童工喝了一口水被英國資本家看見了，馬上遭到一頓毒打，并且被開除了。這個童工回到家不幾天就死了。因為下工晚、上工早，許多工人在上工前都顧不上吃飯，可是資本家不准在廠里吃東西。有個叫小老虎的童工，有一天上工前沒顧得吃飯，後來餓急了，就偷偷地吃了塊山芋干，剛巧英國監工進來看見了，馬上跑過去就把他嘴里的山芋干掏出來，還貼在他臉上，罰他一動不動地站了老半天。喝水、吃東西不成，就連上廁所也要受限制，每個車間几百人，只有兩個上廁所的牌子，英國資本家規定，要上廁所必須拿到牌子，沒有牌子不准去廁所，很多人憋不住時不得不偷偷地跑去，可是監工的只要發現有人偷着去，就拿着棍子跑到廁所去，

把所有的人都給打出來。

童工干的活非常繁重，還不能有一點差錯，否則就要被毒打受重罰。老工人蘇桂珍剛到頤中當童工時才十二歲，就讓她專擇壞烟，有一次正干着活，監工的過來，一把揪住她的头发，猛地一下按到地上，讓她撿起无意掉在地上的支烟。就是干活不出差錯，監工的也會凭白無故地打人。有一次蘇桂珍正好好地包着烟，一個外號叫“牛瘋”的總辦，走過來啪啪就打了她兩個嘴巴子，什麼也沒說就走了。

英國資本家對工人不但凶狠毒辣，而且十分陰險狡詐，他們為了欺騙工人，讓工人老老實實的給他們干活，加重剝削，對包括童工在內的所有工人，實行年終發“雙月”（就是在腊月發兩個月的工資）和平滿五年半發“紅本子”（凭“紅本子”每年可以多領一點工錢）的辦法。可是這只是英國資本家的一個阴谋。每到腊月，英國資本家手里晃着拐棍到車間里轉悠的特別勤，不時往碎烟葉堆里杵兩下，指着旁邊的工人說：“你們不好好干活，這裡邊盡是沙土，要破壞頤中烟草公司名譽。”然後鼻子里哼哼兩聲，一批批的工人就被開除了，他們就省下了“雙月”。工人凡是快要平滿五年半，眼看就要領到“紅本子”的，英國資本家和監工的就常在他身邊轉，故意找碴開除。

英國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壓迫，必然要引起童工們的激烈反抗。配煙部有個工號是26號的童工（英國資本家不許工人彼此說話，使很多長年在一起干活的人還不知道姓

名），他在厂里干了六、七年，当他刚换掉“小孩儿牌”的时候，英国资本家让一个外号叫“老鬼”的英国监工无故要开除他。可是第二天他照常不声不响地来上班了。当“老鬼”刚一走进配烟部，他抄起一块三寸多宽的长木板，使尽全身的力气，照“老鬼”后腰砍去，只听得一声，厚厚的木板打断了，“老鬼”疼得直嚎叫。他跟过去又打了一大巴掌，接着又是重重的几拳。大伙也都围过来一起动手，只打得“老鬼”哇哇乱叫。这件事给童工们出了气，成年工人们也很高兴，以后跟英国资本家和监工斗的就更欢了，不断出现打英国资本家和监工的事。

解放后，天津英商颐中烟草公司变成了国营天津卷烟厂。英国资本家滚蛋了。可是“小孩儿牌”被工人保存了下来，当作英国资本家残酷剥削压迫中国童工的见证，教育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不要忘记英国资本家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 《劳方就是資方》是什么玩艺儿？

史 博

这里刊登的照片，是从解放前天津东亚毛呢紡織公司資本家办的一个刊物——《东亚声》上照下来的。这个公司的資本家宋棐卿，是一个受过帝国主义教育的阴谋家。为了从精神上統治工人群众，模糊工人的阶级意識，他花錢雇了一个曾經在美国学过职业心理学的所謂“博士”，替他編写“訓練”工人的“讲义”，开办“工人訓練班”，还出版了《东亚精神》、《东亚礼仪》、《东亚歌曲集》等反动宣傳品。《东亚声》就是他用来毒害工人的反动材料中的一种。

刊登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东亚声》上的这篇文章，題目叫做《劳方就是資方》。資本家在这篇文章里，大肆宣揚什么“資方劳方是一体的”、“劳方就是資方，資方就是劳方”、劳方和資方“合而为一”等反动的阶级調和論。他們这样做的目的，是妄想用这个鬼点子来掩盖他們的剝削本质，模糊工人的无产阶级意識；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要使工人同資本家“增强团结精神”，“减少（資本家的）利益損失”。請大家看一看，資本家的如意算盘打得多



这是解放前天津东亚毛織厂的資本家办的反动刊物——《东亚声》，資本家通过这个反动刊物，大肆宣揚“阶级調合論”，企图模糊工人的阶级意識，以达到任意压榨工人的目的。

么周到。

但是，不管資本家的鬼話說得多么漂亮，在旧社会里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是不能同資本家“合而为一”的。单拿这个大肆宣傳“劳方就是資方”的資本家的工厂來說，它本身的許多制度和規定，就很生动地揭下了他們欺騙宣傳的画皮。

解放前的东亚毛織厂，和别的工厂一样，工人下班要实行“搜腰”；女工生了孩子要开除；工人每日要工作十个小时以上……。总之，凡是别的資本家工厂有的压榨工人的制度，东亚都有。除了这些以外，东亚的資本家还規定：上工时间上廁所要用一种特制的钟打記时间，超过了規定的时间要按时间长短扣工資；工人散步时要編組排队，还要有人监督；工人每月工資不到一百元不能結婚（工人干一輩子也达不到一百元工資）……。够了，单单从这几条就可以看出，資本家哪里把工人当人看待！就是监狱里的犯人，也要上廁所的，然而，那时候在东亚做工的工人兄弟，却連上廁所的自由也要遭到限制。更让人气愤的是，工人每天早晨上工之前，要被挨个地摸肚子，看是否吃饱了，如果摸到哪个工人肚子是癟的，就不叫上工。資本家这样做，是要工人在家吃饱了来，好給他拼命干活。可是，当时工人的工資低得可怜，物价又是一日三漲，有哪个工人能吃饱肚子啊！工人沒有别的办法，只得在上工前，飽飽地喝上一頓水。

有个二十多岁的工人桑春祥，虽然每天拼命干活也混

不飽肚子。有一次，實在餓得受不了，就偷偷跑到食堂去要了一碗剩米湯喝。正喝着，被資本家碰上了，當時就要開除他。經他苦苦哀求，又趕上當時生產正忙，他才算沒被開除。可是等到下班時，廠門口的黑板上，就貼上了這樣一張“告白”：“工人桑春祥，在班上偷吃剩食，違犯廠規，記大過兩次……”這難道也能說明“勞方就是資方”嗎？

東亞毛呢公司的資本家，還使用一些物質利誘的手段，如“贈股”、“饋送”、“花紅”、“獎金”等，來迷惑工人。

單拿“贈股”來說吧，“贈股”是宋棐卿在一九四三年要的一個“職工股東化”的鬼把戲。這一年，他宣布“贈給”工人職員每人一到五股的股票，對職工說：“工人就是股東，公司是大家的，咱們都是一家人，公司賺錢大家沾光。”可是，工人拿到的只是一張“將來可以換取股票”的憑據。

也許有人要問：那張“可以換取股票”的憑據又怎樣了呢？原來，宋棐卿規定，那張憑據要在三年後才可以換成股票，而且還要有个條件，就是必須在三年之內不犯“廠規”。如果犯了“廠規”，輕的從“犯錯”之日起重新算起，再等三年；重的開除，憑據作廢。自从發了股票憑據後，資本家就千方百計地在工人身上找錯，光一九四四年，據有案可查的，被開除解雇的工人就有四十七人；被資本家以違犯“廠規”的“罪名”處罰的更是多的無法計算，資本家在這一年逼迫工人寫的“悔過書”，現在還可以找到的就有一百多份。例如，有個名叫陳洪泰的青年工人，有一

天上午和另外两个工人往仓库推东西，那两个工人往仓库里抬麻包，留下陈洪泰看车，他怕车仰倒了，就坐在车把上压着车子，正巧宋棐卿路过看见，当天下午，陈洪泰就被叫到办公室，说他违反了“厂规”，要开除他。陈洪泰气极了，转身回到宿舍，卷起铺盖就走了。陈洪泰的事实说明，资本家要给谁扣个“违反厂规”的“罪名”有多么容易啊！

这篇刊登在《东亚声》上的“奇文”，清楚地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是惯用压迫和欺骗这两手对付无产阶级的，“劳方就是资方”这个反动的谬论，正是资产阶级为了欺骗和麻痹工人而射出的一支最阴险的毒箭。但是，狐狸的尾巴是藏不住的，资产阶级用他们残酷地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的事实，教育无产阶级认清了他们的本质，同时也戳穿了他们那些骗人的鬼话。

## 侮辱工人的“性格观察表”

王玉春

这张“求工者性格观察表”，是解放前东亚毛織厂資本家宋柴卿招雇工人时，用来檢驗工人“性格”是不是合乎他要求的标准，它是当年資本家侮辱与損害工人阶级的一紙供狀。在人剥削人的旧社会里，社会上充滿了失业和饥饿。这个厂的資本家在雇用工人时，制定了一套吹毛求疵、要挾刁难的規定，一方面要求工人身强力壯，以充当有油水的剥削对象；另一方面又要挑选年轻漂亮的，来作为工厂的装饰品。

那时候，一个工人考工，要經過筛选、測驗、面試、驗身、訓話、試工等十二道程序。要經過“手指敏捷測驗器”、“手眼連合測驗木块”等多种名目的測驗考試，真比闖关夺寨还难。最难过去、最受侮辱的一关是面試。在面試中，資本家按照“求工者性格观察表”的項目一項一項地进行挑剔。在这張表中，开列了五大类、十七种、五十一个內容的“觀察”項目。从性格是否溫順，口齿是否流利，容貌是否美丽，直到头发、手形、足形、衣着、鞋履……等等，都有具体要求。真是，从上到下，品头論足。

求工者性格觀察表

姓名 \_\_\_\_\_ 性別 \_\_\_\_\_ 日期 \_\_\_\_\_

1. 面部

甲 眼睛	溫和	平常	固執
乙 口齒	流利	清楚	遲鈍
丙 聲音	洪亮	平常	粗獷

2. 儀表

甲 髮型	短髮	自然	無禮
乙 行走	迅速	中常	遲鈍
丙 站立	正直	自然	彎曲
丁 坐姿	端正	自然	拘束

3. 容貌

甲 部位	額頭	端正	不美
乙 面皮	平滑	有頰	粗糙或麻
丙 面色	紅潤	平常	黑黃
丁 牙齒	潔白	黑黃	缺殘

4. 手足

甲 手形	破綻	平常	粗笨
乙 指甲	簡單	平常	缺殘
丙 足形	天足	後足	殘足

5. 服裝頭髮

甲 衣着	整齊	優美	污穢
乙 髮型	整齊	平常	破舊
丙 頭髮	整齊	平常	凌亂

人格總評

表格二

觀察者 \_\_\_\_\_

这是解放前宋裴卿招雇工人时，用来侮辱工人的“性格观察表”。

凡是他們看不上眼的，他們就用外國語說一句“刷掉”。宋棐卿常說：“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我用鞭子赶。”这个万恶的資本家，就是这样把人不当人看！

有一个叫徐溫的女工，臉上有块黑痣，第一次来考工，資本家把她“刷掉”了。第二次来考，資本家看她个子高身体壮，录用了。徐溫人老实，干活是一把好手，別人打綫最多能打到七八百磅，而她能打一千一百多磅。有一次梳麻部着了大火，她曾冒着生命危險往外搶救东西。可是后来，因为“違犯”了資本家規定的女工不准結婚、不准生孩子的“三規”，就被資本家开除了。她失了业沒飯吃，只好抱着孩子上街要飯。后来，厂里招临时工洗棉桔皮，棉桔皮是用火碱水煮过，拿双手搓，又髒又燒手，凡是有綫生路的人，誰也不干这活；但徐溫沒办法，只好来洗。她为了生活还是像以前一样苦干，一直到累吐了血，还是赚不上吃，更养活不了一家老小。后来手被棉桔皮刺破，中了毒，头天晚上还洗棉桔皮，第二天早晨就死了。工人們都憤怒地說：“她是被資本家活活折磨死的呵！”在旧社会，像徐溫那样死于資本家魔爪之下的工人，何止千百！

透过這張“求工者性格觀察表”，我們看到，資本家是多么残酷和惡毒啊！他們拼命地压榨工人的血汗，根本不顧工人的死活；百般地凌辱工人，根本不把工人当人。

## 一張“牽牛售貨單”

史 博

資本家為了殘酷地剝削工人、發財致富，什麼樣的壞主意都能想得出來。這張滿是勾勾、圈圈、道道和數字的格紙，就是華貞商店資本家王興周為了驅使店員為他賣命，挖空思想出來的“牽牛售貨”記錄單。

華貞商店的資本家王興周，原來是個棉紗經紀人（跑合的）。他靠投機倒把、买空卖空摟了不少錢，在天津北馬路開了一座華貞百貨商店，改行于起百貨業來。一九四二年左右，天津百貨行業的利潤率高达百分之四十，王興周的腰包已經被店員工人的血汗錢填得鼓鼓的了。可是他的貪心總也滿足不了，還是想方設法壓榨店員工人，“牽牛售貨”記錄單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他欺騙店員們說：“必須設法把顧客牽進店里來買貨，顧客多買貨，你們才能多分‘獎金’，誰牽的顧客多，誰就分得多。”那時華貞的店員和徒工是沒有正式工資的，他就用這個多賣貨多得“獎金”的辦法，驅使店員們拼命替他多賣貨多掙錢。但是據老店員們回憶，那時華貞最強的“賣貨手”，每月的收入也只够买半件大褂的。店員們的收入寥寥无几，王興周却靠“牽牛售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华贞商店的資本家，就是用这种“牵牛售貨单”对店員进行残酷的剥削。

貨”的办法发了大財。

由于資本家王兴周的逼迫，再加上“牵牛售貨”的办法，使得店員們吃不得吃、睡不得睡，每天劳动時間长达十八九个小时，很多店員因此生了病，甚至送掉了性命。有个姓徐的店員，为了多“牵牛”多分点錢养家，站柜台卖貨連飯都顾不得吃，餓极了才到厨房去吃几口，这样拼命干了不多久就病倒了，躺在床上起不来。王兴周一見就沉下臉說：“我这里不养活廢物！”于是老徐被一脚踢开了。还有个叫辛桂林的店員，他为多“牵牛”累得大口吐血，不久就病得起不来了，王兴周立时找来他的“保人”把他接走，回家不久就死了。据老店員們的回忆計算，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十年里，就先后有五十七个店員累得吐血患重病，其中被王兴周赶出致死的竟达十八人之多。

店員被剝削得异常貧困，有的甚至貧病而死，而資本家王兴周却用剝削來的血泪錢发了大財，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在估衣街增設了华貞新号，一九四七年五月七日在北馬路增設了华貞批发部。他还勾結日本浪人內山春吉合资十万元，在天津县海下新城地方，典租了一百頃地，开办了津海公司春兴成农場。

一九四五年腊月，在地下党領導下，店員們舉行了罢工，要求“改变‘牵牛’工資制，实行月薪制”。

這張“牵牛售貨单”，是华貞資本家殘酷剝削店員，破坏店員團結的有力見证。它揭露了資本家剝削店員的卑鄙手段，同时反映了店員工人在旧社会里的血泪生活。

## 滿紙辛酸的保單

趙明孝

這張有人保、鋪保、簽字、蓋章的文書，乍看起來好像是一張借據，但如果你真把它當成借據，那就錯了。原來它是解放前北洋紗厂的一个养成工，为了領取自己被資本家“押存”着的工資，請人寫的“保單”。你也許会觉得奇怪：一不借錢，二不欠債，而是要回資本家拖欠了的工資，为什么还要立字据、写保单呢？工人的工資本來應該當時領取，为什么資本家要“押存”呢？要弄清楚這個問題，还得从“養成工”說起。

在旧社会里，許多工厂都有“養成工”制度，所謂“養成工”，实际上跟徒工差不多，只是从名义上說比徒工學成的時間短一些。北洋紗厂的养成工，按照資本家的規定，學習期間一般是半年左右，進厂之后先給資本家白干半个月，不給工資，以后就有工資了。說是工資，实际上連自己吃飯都不够。就是这样，資本家还要从这一点点少得可怜的血汗錢中扣下一部分，作为“押存工資”。这部分“押存工資”要等养成工学成后，在两年內分两次发还。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必須“遵守章則、服从命令”，如果工人自

已過不外此處空期。內新和之押屋賣給。廿元奉茶。  
設至之在大第。則於更米數洋。  
此處有鐵礦燒除。每時其存半載。請到花公以作賸資。  
貴取之後失恐日。與德林立此存單。為據。  
此主。保人職業。住址。鑄保。鑄  
嘴。東街花轎鋪。管。  
利。白。林。

这是解放前北洋紗厂資本家克扣工人  
工資的“押存工資保單”。

动离厂或因犯“厂规”开除，不光领不到“押存工资”，还得赔偿“养成费”。资本家订出的厂规又多又苛，要想不犯厂规几乎是办不到的事，何况资本家还可以随意制造借口故意找碴呢！资本家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控制工人，逼迫养成工战战兢兢地拼命干活；另一方面，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法吞掉养成工的“押存工资”。在整个北洋纱厂里，有很多人都在没领到“押存工资”之前就被资本家借故开除了。细纱车间的挡车工傅同凤，从一九四六年八月进厂做养成工，一直到解放前夕还是个养成工，因为每当她快要学成的时候，就被资本家找个借口开除了。两年半中她先后被开除了九次。就这样白白给资本家干了两年半活，历次的“押存工资”都被资本家吞没了。

虽然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张“押存工资保单”，可是透过它，可以使我们回忆起旧社会；透过它，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资本家的剥削罪行。一个养成工为了能像一个普通工人那样拿到微薄的工资，需要熬过多少道关口啊！这张“保单”，浸透着多少工人的血和泪！

## 出 师 难

璐 芙

在旧社会里，要进工厂学徒都得找人保、铺保，填写一张“保证书”，在“保证书”上边，对学徒工规定了十分苛刻的条件，有的“保证书”上甚至还规定着资本家对学徒工可以随便打骂。从许多工厂的“保证书”的条文看，所谓“保证书”，就是一张卖身契。对于这一点，学徒工和他们的家长也很清楚。当时，他们所以还咬着牙签下这张卖身契，就是希望能在几年之后挣点工钱养活家口。但是，资本家为了多赚钱，为了使用不花钱的劳动力，常常在学徒工眼看就要“出师”的时候，将学徒工解雇或开除，赖掉他们在“保证书”中唯一的一条保证。这张照片所照的，就是被广大油灯厂的资本家作废的一张“保证书”。

过去，这个厂规定徒工的学徒期是四年，在学徒期间，资本家只管根本不是人吃的饭食，一点工钱也不给。学徒工只有在“不违反厂规”的情况下，给资本家整整白干了四年活以后，才可能出师。可是，资本家根本不愿意让徒工出师挣工钱，于是总是想尽办法在徒工学徒就要期满的时候，解雇和开除他们，然后再招收一批徒工。

保証書

劉鴻義

25.7.1  
入學

一本職工徒在學習期內有不用心或無意學習工藝者  
本廠立即斥革工徒應即時接回交清發費出廠  
不得藉詞巧辯。並不能追索特贈工徒之零費。

一本職工徒如有逐日缺工者按照工表扣補日期足四  
年者准其畢業。

中華民國廿五年七月一四日

五

該在於茲年首二月啟聞。每所房頭均行打壓  
被狀開除於七月底付清。立此

这是徒工刘鸿义到广大桅灯厂学徒时填写的“保証书”。刘鸿义处处小心謹慎地干了三年。可是阴险的資本家在离刘鸿义出师只有七十八天时，还是借故开除了他。

在这些作廢了的“保證書”后面，都注有資本家解雇和開除徒工的“批語”。在這些“批語”中，解雇和開除徒工的“理由”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有的是因为“吵架”，更多的原因是因為“違犯廠規”，有的甚至于干脆不寫理由，就把徒工轰走了。仅有案可查的，这个厂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〇年的四年多的时间里，被資本家利用各种借口解雇和開除的徒工，就有四十多人，这些徒工絕大多数离出师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徒工劉鴻義是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到廣大電燈廠的，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处处小心謹慎，怕“違犯廠規”出不了师。他哪里知道，資本家早在他身上打上了主意！当他就要出师的时候，資本家找不到轰他走的借口，就指使廚房大师傅和他吵嘴。于是劉鴻義就被開除了，他被開除的那天是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一日，离出师的日子只有七十八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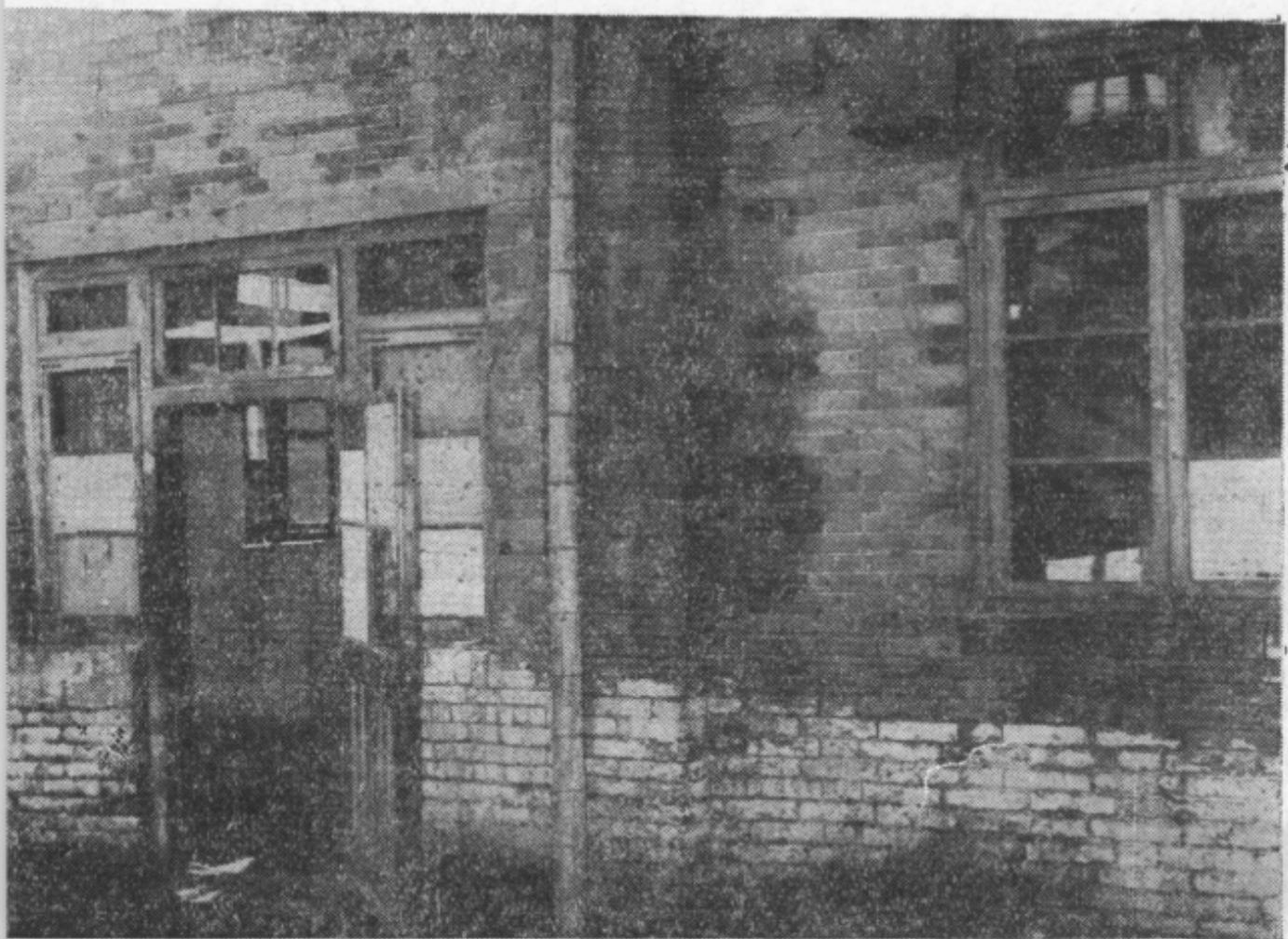
从這張作廢的“保證書”里，我們可以看出，資本家在残酷地剝削壓榨工人方面，是多么狡詐、毒辣！

## 折磨工人的“閻王殿”

天津三条石厂史编写组

解放前的天津福聚兴机器厂厂院的正中央，有一座炮楼式的柜房，这个柜房四面都有窗子，它前面的窗子冲着厂门口，后面的窗子对着车间，左面的窗子可以看到工人使用的厕所，右面的窗子可以看到仓库和徒工们睡觉的地方。这就是资本家陈光普用来监视工人劳动和非刑拷打工人的地方。资本家坐在柜房里，就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論是厂院、车间、厕所、大门口，都看得一清二楚。工人干活卖不卖力气，上厕所呆了多长时间，睡觉时是不是早睡晚起了……高坐柜房的资本家都看在眼里，他們看谁不顺眼不合意，就把谁叫来狠狠地骂一通，或者抓来暴打一顿。

提起毒打工人，在陈光普來說，简直是家常便饭。在这座炮楼式的柜房里的墙上，挂着两根沾满血迹的藤子棍，每根一米长。这是他毒打徒工惯用的凶器。干活少了，打！操作时受伤了，打！不慎碰坏了工具，打！干活时不出汗，打！吃饭慢了，打！上厕所时间长了，打！资本家叫唤时答应慢了，打！给资本家抱孩子时孩子哭了，打！就連資



这是解放前三条石福聚兴机器厂的“炮楼式”的柜房，不知有多少工人弟兄在这里被资本家非刑拷打过。

本家賭錢輸了或跟老婆吵了架，也要打徒工出氣。總之，只要他看你不順眼，就打。有時，徒工們一天得挨三四頓打。

陳光普在打徒工時，被打的徒工必須一動也不動地讓他打，稍一動彈，一躲，他就說：“我打你，你躲，不服打呀！”於是就打得更凶。徒工挨打時，要是臉上稍微有點忿恨的樣子，他就說：“我打你，你還不服氣，恨我呀！”藤棍就打得更重。

徒工陳春揚因為肚子疼，捂着肚子在地上剛剛蹲了一會兒，資本家陳光普和工頭就走過去，惡狠狠地輪流打他，硬說他“干活不出力”。

有一次，這個廠的徒工車忠義在刨床上干活時無意之中往後背了背手，不巧讓陳光普看到了，不容分說，上去就是一頓毒打。打完，還气势汹汹地說：“臭學徒，還擺架子！你不知道這是違犯廠規嗎？”車忠義捂着頭上血淋淋的傷口，分辯道：“我在好好干活哪！沒擺架子。”這一下，陳光普更加暴跳如雷地大喊道：“你還敢跟我頂嘴？”接着雨點般的藤棍子，又落在車忠義的身上。打完，他對全廠工人說：“車忠義犯了廠規還不算，竟敢跟我頂嘴，這是对上不尊敬的行為！你們每人打他一個嘴巴子，算是對他的懲罰。”

徒工田英才的母親得了重病，他想回家去探望一下，就硬着头皮走进炮樓式的柜房去向陳光普請假。不料想，還沒等田英才把話講完，陳光普就把駙臉一沉、拍着桌子，

用手指着田英才喊叫着說：“你进厂时立的字据上，不是寫得清清楚楚嗎？学徒期間不准回家。要想走也行，不过有个条件：得立好了字据，回来后从头学起；要不，就包賠这几年吃的飯錢。”田英才一听，吓得连忙走出柜房。但陈光普并没有完，他想用这件事来打一儆百，就在当天晚上，他把全厂的人都叫进了柜房，摘下墙上挂着的棍子，气势汹汹地罵着，叫两个工头把田英才摁在大铁鍋上，打了他四十大棍，直把他打的皮开肉綻，才算了事。第二天，田英才还得照样去干活。

在暗无天日的旧时代，福聚兴机器厂的徒工，誰也逃不过黑心肝的資本家蛮横无理的毒打，所以，后来徒工們都把这座炮楼式的柜房叫做“閻王殿”。这“閻王殿”里藏着資本家多少令人发指的罪恶啊！

## 毒辣的精神奴役

天津三条石厂史编写组

解放前，天津福聚兴机器厂资本家陈光普，除了用毒打责骂来统治和压迫徒工以外，还用宗教迷信对徒工实行毒辣的精神奴役。他们规定，凡是在福聚兴机器厂干活的临时工和徒工，都必须信奉耶稣教，并请传教士范子言（反革命分子，解放后已被逮捕）到厂里传经讲道，愚弄徒工，宣传奴化思想，胡说什么：“信耶稣，平安多，鸡猪猫狗都快乐。有人要我的帽子，我连衣服都脱给他。有人打我的左脸，我就把右脸也给他打。”范子言胡言乱语地愚弄徒工之后，陈光普等资本家还硬逼着徒工们到大河里去“受洗礼”。深秋，冰冷的河水把受洗礼的徒工冻得唇青打颤。“受洗”完了，徒工们还要到教堂去“受灵”。资本家欺骗徒工说：“‘受灵’之后，就是耶稣已在你心里，你也在耶稣心里了。”

资本家规定每个礼拜六，由工头像押犯人似地强迫“受洗”后的徒工去教堂祷告。并趁机宣扬：“为人在世，都要与世无争，逆来顺受。有人打你不可还手，有人骂你不可还言。一切只有忍耐，死后才能得救。”这种荒谬透顶的胡

# 全體同仁反省十二要

一、你對上層尊嚴了嗎  
二、你對中層和睦了嗎  
三、你對下層愛護了嗎  
四、你的心中誠實了嗎  
五、你的行為端正了嗎  
六、你的言行一致了嗎  
七、你的品德良善了嗎  
八、你的錯誤檢點了嗎  
九、你的過失改正了嗎  
十、你對工作努力了嗎  
十一、你對物料節省了嗎  
十二、你對廠規遵守了嗎

这是解放前石福聚兴机器厂的资本家对工人进行精神奴役的“反省十二条”。

說，無非是要徒工們不去反抗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

偽善的資本家，還挖空心思地訂出了一個“全體同仁反省十二要”，寫在紙上，鏤在鏡櫃里，掛在柜房門口。每天叫工人和徒工在上工前，排着隊，沖着這個鏡櫃，低頭站立，靜默五分鐘，“反省”自己的言行是否違背了“十二要”。資本家有時還裝模作樣地帶領着大家逐條地念，念完一條，讓大家“反省”一下。到後來，竟強迫着工人和徒工把這“十二要”背誦下來，誰記不住，就是一頓毒打。

資本家就是想用這十二條無形的繩索來捆綁工人和徒工們的心靈。現在，讓我們看看資本家說的“聖言神語”到底是些什麼東西：

所謂“十二要”包括：一、你對上層尊敬了嗎？二、你對中層和睦了嗎？三、你對下層愛護了嗎？四、你的心中誠實了嗎？五、你的行為端正了嗎？六、你的言行一致了嗎？七、你的品德良善了嗎？八、你的錯誤檢點了嗎？九、你的過失改正了嗎？十、你對工作努力了嗎？十一、你對物料貯省了嗎？十二、你對工規遵守了嗎？似乎條條都在教人“行善”，其實，資本家們整天任意打人罵人，无惡不作，干盡坏事，他們却從來不“反省”，反而強迫工人“反省”。資本家無非是要用“反省十二要”束縛住工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和思想，要工人和徒工們對資本家“尊敬”、“誠實”，削弱工人的階級意識，压抑工人的斗争勇氣，妄想使工人變成馴順的牛馬，心甘情願地為資本家卖命。

資本家不光用強迫信教、強迫反省來毒害徒工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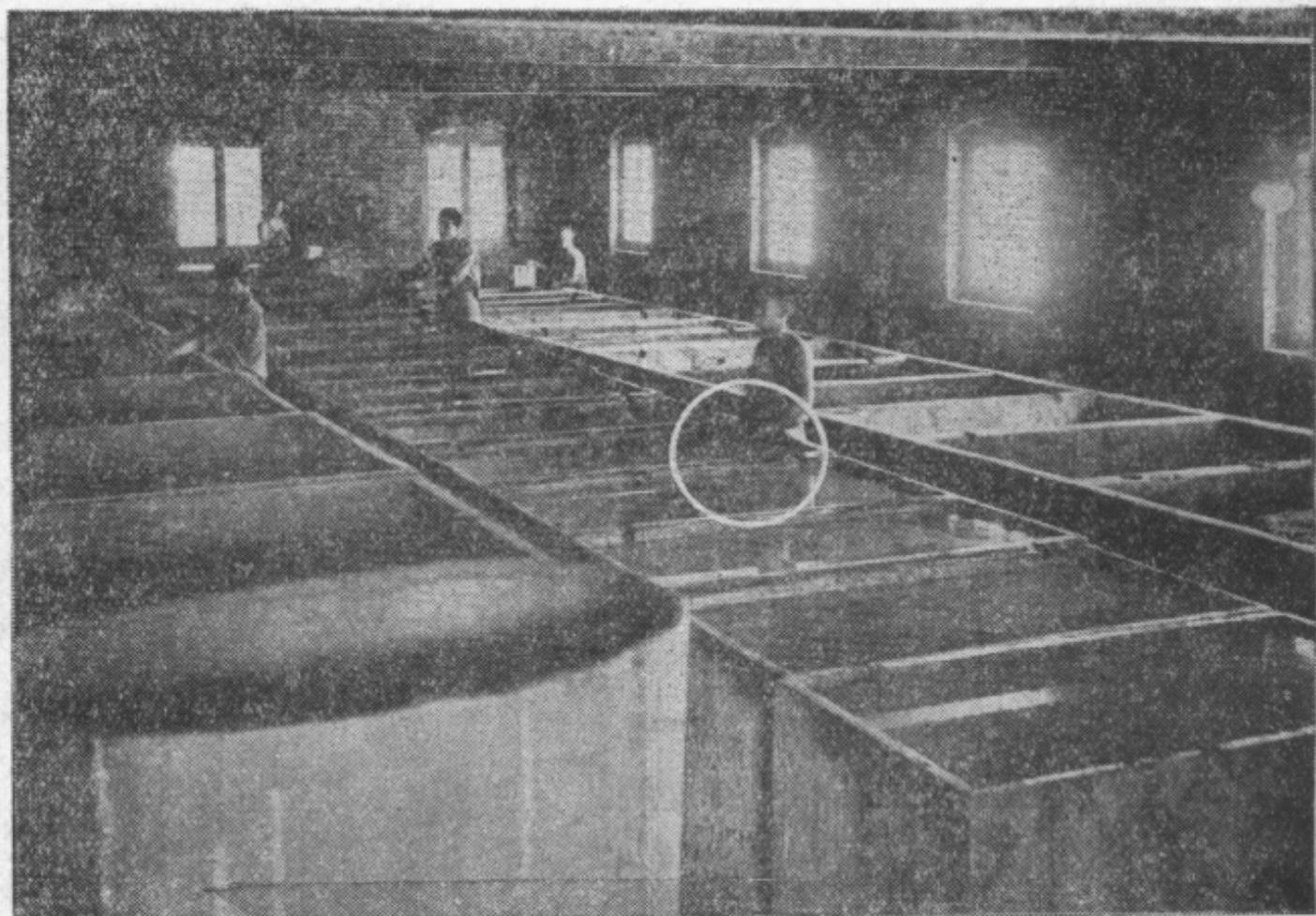
还利用一貫道和巫婆来折磨徒工。有一年，在三条石一带有名的一貫道大坛主、福聚兴資本家的靠山陈梦洲死了，資本家便逼着徒工們戴孝送殯。有一次，徒工馬光滋病得起不来床，燒得两个眼睛都紅了，好几天湯水难进口。師兄弟們看他实在病得厉害，就向資本家提出要求，要他們拿錢給馬光滋治病。然而这比从猴嘴里掏枣还难啊！陈光普两个眼珠一轉說：“行啦，一会找人給看看。”傍晚时，他从厂外領來一个巫婆，那人裝模作样地給馬光滋看了一会說：“这孩子得的是羊毛疹。”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銅錢，就狠狠地往馬光滋身上乱刮，刮得他渾身冒血，疼得他在昏迷中喊爹叫娘。那巫婆剛走出厂門，馬光滋便咽气了。

## 看，这是什么样的劳动条件

天津利生体育用品厂編史組

在旧社会里，工人进了工厂，不光失去了自由，就连人身安全也毫无保障。那时候，到底有多少工人弟兄被机器伤害成了残废？又有多少工人丢掉了性命？根本无法统计清楚。资本家的工厂，就是绞榨工人血肉的机器，工人的血汗，喂肥了资本家。

这张照片，是解放前天津私营利生体育用品厂制革车间工人进行操作的情形。那时候，工人成年累月地跟带着腐臭气味的皮革和伤害皮肤的石灰火碱水打交道。一条破麻袋做的“围裙”，就是资本家发给制革工人的全部防护用具，车间里没有一点儿劳动保护设备，工人的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在制革车间里，一年四季潮湿腐臭，地上全是石灰水，没有胶鞋，工人只好偷着找块牛腿皮子钉在木板上，做成又笨又重的“水鞋”。特别难受的还是手，工人们的双手整天泡在石灰火碱水里干活，被烧得没有一块好地方，疼得受不了的时候，也只能在冷水里冰一冰，继续干下去。就是这样，资本家还经常吹嘘说工厂的设备“頗称完善”呢！



这张照片是解放前拍的。那时利生体育用品厂制革工人在操作的时候，  
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品。看！工人的手正在火碱水里泡着。

一到夏天，工人們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就更坏了，车间内外臭气熏人，苍蝇围着人转，地上的大尾巴蛆成群结队到处乱爬。工人們吃的窝头上，布满一层苍蝇屎，而且是馊的。

在这种条件下劳动没有不得病的，当时，工人中患关节炎、肺结核、痢疾等病的人非常多。工人得了病，资本家根本不管，工人自己没钱看病吃药，只得拖着病干活，愈病愈重，等到不能继续为资本家干活的时候，资本家就勒令得病的工人“回家养病”。所謂“回家养病”，就是将你一脚踢开不管。在那人吃人的社会里，对于工人来说，劳累、疾病、失业、死亡总是连在一起的。有个叫李宝忠的工人得了肺病，一九四三年被资本家赶出厂子，转年就死了，死的时候才不过二十七八岁。据这个厂的老工人能回忆起来的，这样死去的工人就有几十人。

资本家孙渭生就是靠着这种不顾工人死活的残酷剥削，在短短的十年间，把只有一个工人和一间住家兼作坊的利生，变成了占地十余亩、厂房百余间、剥削着三百余名工人的利生体育用品厂，接着又开了几个工厂和商行；他本人也从一个小作坊主摇身一变，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资本家。

## 搬运工人苦难的过去

李宝剛

一提到搬运工人，我們馬上就会想到那些身强力壯、精神煥發，奔忙在滿載貨物的車船旁，為着祖國社會主義建設忘我勞動的人們。假如有人提出一個問題：“解放前搬運工人的情況怎樣？”年輕的人沒有看到過，可能回答不上來；年紀大的人因為時隔已久，印象也可能有些淡漠了。如果是這樣，那麼，請看看這幾件破衣服和商鋪的照片吧！它能清楚地告訴我們，解放前搬運工人的苦難生活。

搬運工人這個詞，是解放後才有的。在舊社會里，搬運工人的“官名”叫“腳夫”，俗稱是“卖苦力”、“扛大個”。這兩個俗稱，倒是非常形象地道出了搬運工人生活和勞動情況，特別是那個“苦”字。搬運工人在解放前受的苦，是幾天幾夜也訴不完的。

那時候，在碼頭、貨場、倉庫搬運貨物，哪有什么起重機、卸貨車、卡車？一切全靠搬運工人背扛、肩挑、人拉，几百斤重的貨箱麻包，壓得工人駝了背、折了腰；几千斤重的地車，拉得工人腿腫腳烂。在脚行夫子凶狠的逼迫監督下，搬運工人一天要干上十幾個小時，連個喘息的



看！这是解放前搬运工人住的窝铺。还有很多工人連窝铺都住不上，只好露宿街头。

这是解放前搬运工人穿的衣服。一件破袄、一条破褲要穿几十年，千补万纳，有的足有几十斤重。



時間也沒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是頂着星星上班、戴着星星回家，“休假”二字是根本沒有听到过的詞。

活儿苦，生活更苦。工資少得可怜。万恶的脚行头子，像吸血虫一样吸吮工人的血汗。他們口头讲的是跟工人“二八分帳”，就是說，少数几个脚行头子，身不动、膀不搖，要拿走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八十，而广大搬运工人成天拼死拼活地干，只能分得百分之二十；可是工人分到的百分之二十，脚行头子还要巧立名目，从中扣除“車把錢”、“車份錢”、“牲口錢”……这样經過七扣八扣，最后落到工人手里的实际上只剩百分之五左右。再加上奸商囤积居奇，物价一日三漲，搬运工人的生活，真是比苦水煮黃連还要苦上十分。

那时候，哪个搬运工人能穿上件囫囵衣裳？他們的一件破袄，一条破褲，都要穿几十年，傳几輩子。縫了又补，补了又縫，千补万納，有的足有几十斤重。天热的时候，他們只好光着膀子，冒着烈日的炙烤，在車站里，在碼头上，进行笨重的劳动。到了冬天，白天干活靠一件破棉袄擋寒；夜里睡觉它便是鋪盖。

那时候，搬运工人从家里出来，怀里能揣上一、两个黑餡餃，就算是不錯的了。許多搬运工人，要空着肚子，去扛几百斤重的貨物，去拉沉重的地車。等他們干完活回家，一家老小都还餓着肚子等着，掙来的几个錢，也只够弄頓稀粥喝。老搬运工人楊玉文，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只得忍着摘心的疼痛，卖掉了自己的小儿子。

那时候，許多搬运工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有的把猪栏狗窝似的破窩鋪，搭在臭坑旁边，钻进、爬出，直不起腰来。再加上蚊蝇孳生，瘟疫纏身，搬运工人的生活，更是悲惨万分。看了破窩鋪的样子，你們不难想到：冬天，它能擋住風雪的侵襲嗎？夏天，它能遮蔽暴風雨的吹打嗎？可是有的人連窩鋪也住不上。根据一九四八年在一九百九十七名搬运工人中的一个統計，就有二百二十人露宿街头。当时，搬运工人流傳着这样一首歌謠：“鋪着地，蓋着天，头下枕着半块磚”。这首歌謠，就是对当时工人居住情况的真实寫照。

可是，脚行头子却用剥削搬运工人得来的錢，过着驕奢淫逸的生活。他們住的是高楼大厦、深宅大院；穿的是綾羅綢緞，一天三換；吃的是山珍海味、酒肉成桌。六号門大脚行头子馬文元过六十岁生日时，搭一座“寿棚”就花了伪币六百多万元，按当时的粮价折合是玉米面两万六千多斤。此外，他們还开买卖、养房产。这真是：工人流尽血和汗，脚行財产堆成山。

解放后，搬运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打垮了封建把头制度，翻了身，当家作了主人，生活也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笨重的体力劳动被愈来愈多的机器所代替，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看看現在，想想过去，真是一天一地！但是，搬运工人永远也不会忘記过去的苦难生活，一定要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进行到底。